

## 我与“火车”的那些事

谭光辉

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之后，我们每个男生大都有一个火车梦。

小学时上图画课，画得最多的也是火车：一个大大的“n”上画一截小圆柱就是火车头，接着是逐渐变小的车厢，车轮是从大到小的圆圈，最后在火车头前画一截铁路，烟囱里冒出的是由小到大的浓浓浓烟……

用粉笔头在晒谷坪上画，用钉子在潮湿的地上画，用木炭在老屋的墙上画……看过湘剧《园丁之歌》之后，有同学竟然学起“坏小孩”陶利来——用算盘子做火车。

在那个鲜见单车、最多搭过狗仔拖拉机的年代，湖头屋场那个每天与火车打交道，每次回家都穿着铁路制服的曾同志，让没出过窝山、没见过火车、没坐过火车的大人小孩羡慕死了。

上中师时，我非常羡慕醴陵籍、茶陵籍还有国道边攸县籍的同学，他们可以坐火车往返，凭学生证还可以半价。我的学生证曾被同学借去使用过一次，事后，那同学请我在珍珠巷尽头那家米粉店吃了一大碗米粉。吃完米粉，我们沿河边散步到铁桥，有幸近距离看到了开往茶陵方向的绿皮火车。

1985年下半年，从同学家返回学校时我们选择了坐火车。从新市站到攸县站，票价陆角。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我特意拣了一个靠窗的正向座位。汽笛响过之后，火车徐徐驶出车站，两边的房子树木电线杆慢慢后退。车速越来越快，风呼呼地吹着，两边的风景一掠而过，公路上的汽车慢得像乌龟，交叉路口被拦住的行人和各种车辆。

要说第一次坐火车的感受，唯有那位矮个子列车员堪称经典的叫卖：“花生瓜子矿泉水，香烟啤酒烤鱼片来咯。”

1992年暑假“充电”学习，我也选择了坐火车。网岭四点多上车，株洲站下车已是华灯初上。一路高温，一路出汗，座位热得发烫，车厢顶棚上吊着些半死不活的风扇。途经五里墩时，震惊全国的“321”列车相撞事故残迹犹在，惨兮兮地压在水稻田里的是几节报废的车厢。无法想象事故惨状！

印象很深刻的是1996年上北京那次。晚上八点多从长沙出发，第二天晚上七点多到达北京，历时二十三个小时。一行九个人，只抢到三张硬卧。我与李哥、二乃还有发师傅全程硬座，不知过了多少轮“升级”。一天一夜没洗漱，脸上仿佛有一层厚厚的包浆。

那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打卡，在天安门广场看国庆升旗，在王府井、西单购物，还逛了地坛、大观园、动物园，最大的收获是有了第一次坐地铁的体验……

回长沙时还有个插曲：我们的回程票明明写的是北京到长沙，可在汉口站竟有人跟我们争座位，还惊动了列车长。事后想想，估计是宾馆在代购回程票时做了手脚。

2012年送女儿读书，往返坐的是“主席故乡车，雷锋故乡人”的T12次列车硬卧。2019年女儿陪我们去北京旅游，我们坐的是高铁，就五六小时，快捷得很。

2015年7月1日，醴茶铁路客列停运，衡茶吉客列运行。这于攸县人民来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2020年4月，醴茶铁路电气化提质改造完成；6月30日，醴茶线恢复客运运营。醴茶铁路是贯穿株洲南北的交通要道，素有“连心路”“红色路”“致富路”之美誉。有报道说：客列复运极大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对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昨天攸县，我选择了从长沙开往茶陵的K/9233次列车。列车面貌一新，旅客面貌一新。

中洲之名，因攸溪流入到今中洲村的浙江、竹山下、车田的地方时，拐了个“几”字型大弯，河水迂回，泥沙沉积，形成一处沙洲，而这沙洲又处在山脉和河流的中间，所以叫中洲。介于中洲在县之东，又是第十一保之东，因而有人也称作“东洲”。

中洲是攸县柏市镇南边的一个自然村，距镇中心3公里，辖龙头江、车田、竹山下、下屋、上屋、角上、柴家铺、柘木桥8个村民小组。元朝属攸邑东江乡社口里，明朝属东江乡四十六都，清朝属东江乡宝都第十一保，辖塘下磨刀石社（龙头江）、杨林湾社（车田）、高阳社（竹山下）、浙江社（下屋、上屋）、鹿猴程程社（角上、柴家铺）。1950年属属水乡，1956年为柏树下乡中洲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至1983年称中洲生产大队，1984年改称中洲村。

中洲两岸高山巍巍，中部开阔，攸水弯弯曲曲迂回其中。境内有8座大桥，能通过汽车，其中柴家铺、圣仙庵、竹山下、浙江4座大桥都是3拱以上的石墩桥，现在是钢筋混凝土平板桥。

由于攸水中洲段水流量大而平缓，中洲村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因地制宜，于1974年建成装机容量480千瓦的中洲水力发电站，极大方便了中洲村的百姓用电。晴日拂晓时分，站在龙头江桥上，看见如白云一样的晨雾从凤岭脚下往龙头江铺天盖地般地涌来，覆盖着整条江心与两岸，那情景让人如入仙境，分外壮观。有江的地方就形成了滩潭，滩潭之存，鱼虾龟鳖繁衍，派生出丰富的鱼类自然资源，民众垂钓撒网，设钩撒罟，多了一道生存手段，也多了一分生活情趣。同治版《攸县志》称：“攸水西流而清，故其民聪慧好文。溪回浦静，故其民柔顺好礼。”意为水育人性，水情润人心，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丽清幽的攸水从江西的功德山源头出发，经乌石岭进入攸县柏市的石桥，在风塔与另一源头泉塘

水汇合后折向西北，经柏市向西，过中洲、吉林桥、黄丰桥、乌井冲、昭村至官田，攸水养育了中洲村浙江至龙头江两岸勤劳智慧的人民。

1985年至1986年文物普查时，在中洲的车田发现新石器时代人居遗址、大虎形山商周群居遗址，由此可见，上古时代就有先人在此繁衍生息。据1985年以来攸县柏市镇地下文物普查，此地陆续发现有大型汉墓群、汉“五铢”圆形方孔钱模具、上岭街遗址等，这表明今柏市镇中洲村一带，汉以前便有较大的群居村邑或城邑。根据当时楚拓南疆，每天一侯国，必置郡县，以及战国时“城”“县”不分的惯例，今攸县柏市镇中洲村一带极有可能是楚国在楚庄王时设置的攸县县治驻地。旧志（明以前的县志）载：“攸县古城在县东攸水南岸”，同治版《攸县志》载：“故城应在极东”。攸县学有所长的文史专家谭特立、湖南工大教授彭雪开，分别对此作初步考证，不约而同地认定：攸县最古县城在柏市镇区至风塔、库前、中洲、石桥一带。主要论据论点是：（1）这一带处于旧起所言的攸水上游“县东攸水南岸”。（2）置县前期攸县疆域涵盖江西安福、莲花大部、萍乡部分地区，柏市正处于其中心。（3）大量文物证据证明这里是攸侯国中心。在柏市镇石桥村封侯山麓的上岭街，文物普查时发现，地表下深1米处有500米长的文化层地带，且墙址依然；在下茶、虎形山、柏市发现商代、西周、西汉三个古居落遗址；在杨林、胡家里发现几个大型汉墓群；在库前挖得汉宣帝的“五铢”钱模具一套（侯国才有权铸钱）。（4）唐《元和郡县志》衡州攸县条目载“下西南至州时，陆路345里”，这里指的是古县治。同治版《攸县志》载“今县治……距衡200里不足……东至人都风岭分水塘（柏市镇区）140

里”，这正好折算出柏市镇中洲一带是最古县治所在。

中洲还有个有名的所在，名唤刘氏宗祠。刘氏宗祠原为一个古建筑，是中洲刘氏始祖、明经进士刘瑞一于元末明初择址银潭湾群创建，雍正初年（1726）被洪水冲毁，1773年迁建于竹山下老屋这地方。2006年刘氏嗣孙又择址在车田三建其宗祠。新祠仿古而建，三门两进，前竖牌坊，旁连厢房，背托青山，迂回绿水，宽敞轩昂，庄严肃穆。

新建刘氏宗祠的地方叫车田，因为旧时这里有许多人力水车和筒车而得名。那时农田灌溉水源不足，遇到久旱不雨，人们就靠水车和筒车提水灌溉，那时还是当地的特色风景。那一排排筒车，更是农家的一种奇趣，它日夜不息，舀水灌溉，唧唧呀呀的鸣唱，就是民众最甜的丰收曲，也是乡村特有的风景线。

中洲村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叫浙江。传说，以前蛟龙发威，一夜之中把原在稻田中间的“漕里”河流改道，拧到山脚下，冲垮了刘氏和陈氏的许多房屋和祠堂。于是，人们认为：蛟龙把河流从“漕里”拧到了山脚下，所以把这段河流叫作沂（沂）江。但是，在普通话里，“沂”字只读“yi”音，却不读“ning”音。

据攸县志书记载：中洲，曾经是攸县的一个炼铁基地，最早亦有私营炼铁厂，厂址在芭蕉岭，厂号为恒泰昌。到清光绪年间，恒泰昌铁厂是全县48家炼铁厂之一，民国30年（1941年）又被国民政府核准登记为全县25家铁厂之一。1952年，厂址从芭蕉岭迁往中洲，更名为裕农铁厂，由生产铁饼改为生产铸造铁。1956年3月



## 哀情

## 老屋依旧，岁月如歌

刘英

老家的老屋已有多多年没住过人，早已破烂不堪。可是，远在他乡的我，总会想起老屋。每次回老家，一定会去老屋看看，然后静静地站在那许久许久。

老屋先后修了两次。最开始那次，是守寡五年的奶奶，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修的。那时人与人之间关系很纯朴，来帮忙修房子的人不要工钱，甚至连一顿饭都不吃。这让奶奶于心不忍，每到饭点，奶奶总会弄一些吃的端到饭桌上。

于是，往往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每次奶奶把饭菜端上桌时，她就继续在灶台上忙前忙后：洗锅、洗灶台、收拾灶台旁边的柴火。这些都收拾好了，如果帮忙修房子的人，还没吃好饭，奶奶还会假装说看看屋后拴的牛蹄下。直到他们所有人吃好饭后下桌，奶奶才会停下手里的活去收拾碗筷。这时，躲在一旁的父亲和叔叔，边吞口水边向饭桌子跑去，招待客人的饭总比平时的伙食好，能吃到一点剩菜剩饭对他们来说也是美食。

六个月后，瘦了一圈的奶奶站在修好的房子面前，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木头的柱子、木板的墙、木头的窗户，再看看眼前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空洞的双眼开始变得有神。

只是，多年以后，那两根当初让奶奶引以为傲的柱子，一根因为泥石流被冲垮。而另一根，被屋顶瓦片处流下来的雨水浸泡侵蚀，柱子上面有一截已经变成了颜色，长满了如青苔一样绿绿的东西。下面一截布满了的虫眼，坑坑洼洼像极了一张历尽沧桑的脸。

为了不让房子倒了，父亲用一根木头努力支撑起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房子。有人劝父亲，这房子已经是危房，拆了吧！那些木头还能卖一点钱，父亲摆摆手说：你们不懂。

我两岁那年，父母修了两间偏房。墙是泥

巴土墙，这是父亲整修整修在寒冬的晚上弄的。其中的一间屋子，后来每年麦子成熟割回家，父亲就在高高的门框上打麦子。母亲则把地上和着秸秆的麦子，铲到风车里，而我蹲在风车上，看到风车斗里麦子堵了风车斗的口子时，就用手里时刻准备的棍子使劲地捅几下，直到母亲看到有麦穗从漏斗口滚出来，我才停止动作。那麦穗把手刺出一些细小的伤口，而这些伤口正好被流出来的汗水完全浸泡，又疼又痒又热。

有一个深夜，坐在风车上打盹的我，一下子就从风车上栽了下来。上牙齿磕在了下嘴唇上。流了许多的血，下嘴唇从此留下了一道伤疤。那时，我总觉得这个房子就是一个小黑屋，就是我的噩梦。我就那么讨厌它，憎恨它。

可如今，站在它的面前，四面的墙，已经垮了两面，蜘蛛网布满了整个房间，屋顶上还有依稀几块。院子里的水缸已经缺了一块，一只青蛙在里面呱呱叫着，院子里坑坑洼洼地面上的碎瓦上也长了许多杂草。

我想伸手去拔掉这些杂草，可是，许多杂草的根太深，我怎么也拔不出来。虽然童年记忆是辛酸的，但我依然想回到过去，因为现在我再也寻不到母亲的身影，再也看不到父亲年轻的模样。

老屋的墙塌了，屋顶的瓦碎了；台阶长满了青苔，院子铺满了杂草；斑驳的墙面，吱吱作响的木门。可以纵使你如此，老屋里的一砖一瓦都是一段历史，一草一木都是一段回忆。

对我而言，老屋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段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无论我走到哪里，心中始终牵挂着这片土地和这所老屋。因为它们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承载了我的记忆，更是我永远的和魂。

## 记事本

## 我的暑期工经历

金昱霖

刷到一个视频，视频中的母亲面对孩子高考结束要去打暑假工的想法大手一挥，表示以后打工的机会多的是，不急这一时半会的。我完全赞同这位母亲的想法，可惜在我高考结束的时候，家里的铺子正好缺人，作为最触手可及的劳动力，我又不容辞。

家里超市的收银员请假十天，我需要作为收银员顶班十天。收银员的工作听起来并不困难，似乎只是收钱找钱罢了，可是上了手才知道并不容易。收银系统已经老旧，收钱一半人工一半机械，在我这个并不怎么智能的人操作下忙乱运转。

成为收银员后，我对现代科技更加喜闻乐见。当顾客选择手机支付时，我只需要向他指指收款码的所在位置，然后查看他的支付记录。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不够，认为我们家的收银系统应该升级成付款码形式，并且配套探测门，以减少顾客忘记付款的情况发生。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在我短暂的收银员工作生涯中，几次漏单行为还是让我挨了不少批评，好在没有扣工资，因为我根本没有工资。

顾客选择现金支付时，我就要打起精神来了。首先要核对金额，五十、一百的大额钞票要放进验钞机检验，然后打开收银台开始找钱。

高中学习的三角函数和圆锥曲线被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两位数和三数位的加减法。起初我自恃口算能力还算可以，比较简单的算术题懒得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低头算算就开始找钱，我对对自己口算的准确率还算满意，但是客人往往抱以怀疑的态度：“你算得对吗？”我只好再拿出计算机重新计算，后面排队的人则开始不满。于是我总算放弃了我引以为傲的作为高三毕业生的计算水

平，学着之前收银员的样子，再简单的算数也拿到柜台上用计算机算给客人看。

即使如此，在顾客多的情况下，看着收银台前排起的队伍，我还是会开始不由自主地手忙脚乱。我不知道有没有多找给过顾客钱，反正如果少找了，就会换来一句或温和或烦躁的埋怨，但因为是自己的店，我又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情绪。

对于刚毕业正热血沸腾的我来说，打工确实无聊，收银台更是一个无聊又繁琐的工作，我站在收银台前无所事事。准备拿出手机玩一会，又担心因此错过顾客，或者因分心导致失误增多。于是十天里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柜台里坐立难安，偶尔抽空这里那里转转。

好在收银员终于结束假期，我也得以解脱，激动的心牵扯着我奔向朋友的怀抱，但是脚步又有些迟疑，我想留下来看看之前那位收银员的工作。

那位收银员在我家工作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只是一位收银员，在这个组织架构粗糙无比的超市里，承担着半个主管的工作。我第一次注视她的时候，发现她的工作比我繁忙得多，却从未显出疲惫。我曾经不以为然的工作，居然也需要如此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能力，我沉默着低头对这位女士表达敬意。

高考结束了，我的暑假工也只有短短十天，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世界也广阔得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这十天的经历，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青涩的成熟和无尽的潜能。我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实践中的磨砺和成长。